

要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2018年3月10日，习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 小善渐而大德生

——廉洁文化系列谈之二

■宋军锋

### 强军文化论

眼下，正是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周易》中讲：“履霜，坚冰至。”霜是秋冬之时微寒的征兆，而坚冰则是三九之际极寒的表现。从“霜”到“冰”是一个逐渐积累、必然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事物演进由微至著、由小到大的自然规律。

自然界如此，人生路如此，廉洁自律、拒腐防变亦是如此。正所谓：“小善渐而大德生，小恶溢而大恣作。”

重小节、重细节、重微末，是中华文化中修身养性、为官从政的重要内容。从《管子·霸言》“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到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告诫“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再到东汉名儒丁鸿谏言的“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等警句，都诠释了防微杜渐、慎始慎微的中国智慧。翻阅历史长卷，那些以清廉著称的官员，无不在小事小节上保持着近乎苛刻的警惕。

唐代名相陆贽清廉刚正，几至不近人情。唐德宗委婉提醒：“清慎太过，都绝诸道馈遗，却恐事情不通”，劝解他“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陆贽反撰文进谏：“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此言一语道破贪腐的演进：收受“鞭靴”，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打开了“贿道”，不加克制，自然会越收越大，越来越贪。

东汉杨震用“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批评下属送贿行径，羊续将下属送来的鱼悬挂在屋檐下警示众人，表明自己拒收礼的决心；明代尚书范景文在衙门口立下

“不受嗔，不受谤”的碑石……这些故事背后，是古代先贤清醒的认知——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守住清廉的堤坝，必须从堵住微小的第一道口子开始。

涓流不止，溪壑成灾。纵观古今，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从来不是骤然降临，而是“小恶”被默许、被纵容后的必然。一顿不该吃的饭、一瓶不该收的酒、一条不该拿的烟……审视近年来被查处的那些腐败分子的腐化轨迹，往往始于对“小节”的轻视与放纵。他们的第一次“伸手”，还可能会心惊胆战，等变成“形成惯例”的麻木，内心的警惕便消散，底线变模糊，最终滑向肆无忌惮的深渊，成为令人警醒的“典型案例”。

这个演化过程，印证了一个深刻洞见：“作风问题无小事，可以说所有腐败问题，起初往往都是从作风失范开始的，从小事小节从不讲规矩开始的，从违反纪律开始的。”由风及腐，路径何其清晰，教训何其深刻。小事小节如同一面镜子，映照人品、折射作风。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小事小节从来不是无足轻重的私事，而是关联性原则、党纪国法的公事大事，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闸门。忽视小节，就是为“大恣”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涓涓不塞，将为江河；灾灾不救，炎炎奈何。如何防止“忽微”积成“祸患”？关键在于“防微杜渐，忧在未萌”。不虑于微，始贻于大；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小隐患转化成大风浪、小管涌变成大塌方的道理，从来都是“知者容易，行者难”。做到防微杜渐、守住底线，既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惕，更要有禁于未萌的眼光和行动，真正让“忽微”不致成“祸患”。

思想防“微”，常扫心尘固根本。“破山

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的箴言令人警醒。腐化变质莫不由心性堕落、欲望泛滥开始。思想防微，就是要以党纪国法为镜，“时时勤拂拭”，坚决摒弃“作风是小事、违纪是小节”的错误认识，常修常炼、常思常改，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当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时，有一次，儿子焦国庆自称“焦书记的儿子”溜进剧场，看了一场“白戏”（看戏没买票）。焦裕禄得知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立即补交戏票钱，还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党员干部不得以任何形式搞特殊化。

一张戏票，对于普通人来说都不算上多么贵重，但在县委书记焦裕禄眼中，无论票价多便宜，他的儿子“看白戏”就是以权谋私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这正是“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的生动写照。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品质。高尚的人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同样自警自律、慎行慎事。在无人注视的场景下，依然能坚守党性、恪守本分，这才是最坚实的定力。

“铁人”王进喜担任大庆油田领导时，组织上考虑他工作辛苦，常年在井场奔波，准备将其旧摩托车更换为新的。王进喜得知后坚决反对：“工人在泥浆里打滚，我骑个新摩托像什么样子？这念头一起，离享乐主义就不远了！”朴实的话语，说出了深刻的道理——不正确的“念头”不能起，“心中贼”得时时防范。

行为抓“微”，寸步不让守小节。为官从政，守住第一次、守牢第一关十分重要。“白袍点墨，终不可漏”“轿夫湿鞋，不复顾惜”，说的都是敬畏开始的重要性。第一次既是“缺口”，也是“关口”。反观那些落马

的贪官，很多“不是晚节不保，而是早节就没保住”。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从政的第一个步子，拒绝腐蚀的第一张票子，一时一刻不能松懈，一点一滴不能松动。

开国少将甘祖昌解甲归田后，发现村里有人用公家水泥砌猪圈。他立即召集社员开会：“今天你拿一袋水泥，明天他扛两根木料，集体的墙基就被蛀空了！”他不仅自掏腰包补足款项，更在村口立下石碑，刻上“勿以公物利私门”几个大字。几十年来，此村无一入侵占集体资产。一袋水泥看似微末，甘将军却见其如见巨寇。行为抓微，就要在“小节”上寸步不让，筑牢防线。

监管严“微”，抓早抓小强震慑。组织的关怀不仅在于培养，更在于严格的管理与监督，尤其要盯住苗头，管住小事小节。奉行“好人主义”，怕“红脸出汗”得罪人，实则是害人害己。“小过不惩，必为大患”，唯有让监督长牙、纪律带电，方能防微杜渐。

上世纪60年代初，刘伯承同志在外地工作期间，严厉批评了一位想带几斤猪肉回北京的干部，强调“几斤猪肉小事，影响事大”，要求其“不仅要退肉，还要认真检讨”。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监管严微，就要像刘伯承这样，对于失小节、存小过、犯小错等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纠正、早诊断、早治疗，精准发力、露头就查，以“微错必究”的震慑力遏制腐败萌芽，涵养风清气正的大环境。

“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习总书记的这一谆谆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应铭刻于心、见之于行，警钟长鸣、久久回响，切实在“小事”中锤炼党性，在“小节”处筑牢防线，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本色。

### 突破乌江（雕塑，矗立于遵义余庆突破乌江纪念馆）

叶毓山作

2015年6月，习总书记考察贵州，首站遵义，一下飞机，就直奔红军山烈士陵园，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纪念碑四周的浮雕展现了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场景。在“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习总书记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李文辑）

### 诗话

#### 强渡·跨越

■李正

一九三五年的一月  
乌江上吹响了冲锋号  
那胜利的旋律  
仍在风中呼啸  
啸声如刀  
划破时空的边界  
携着光  
扑面而来  
像一道红色的绸带  
把历史和今天  
紧紧留住

强渡！强渡！强渡！  
一次绝地的跨越  
跨过去  
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  
跨过了很多条大江大河  
即便那时没有大船  
有人民的托举和必胜的信念  
把红旗插到对岸  
将勇敢写入历史的篇章  
前方  
是新的更大的胜利



### 为兵服务现场速写

深冬，阿里高原，风雪嘶吼，群山在白色混沌中，如远古巨兽的脊背倔强起伏。新疆军区某团大礼堂内，文艺小分队创作的情景剧《一碗小米粥》正演到动情处。

“教导员，再喝一口我为你熬的小米粥吧……”聚光灯下，一声呼喊让不少官兵眼角湿润。饰演炊事班长的文艺小分队队员吴铭，颤抖着捧起一碗小米粥递给病床上的“刘克勇”。舞台背景是冰封的雪山，呼啸的风声特效中，他嘶哑的声音撞击人心。

舞台上展现的，正是该团遂行某国防施工任务中的一幕。2003年，该团奔赴雪域高原，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禁

区”的昆仑山腹地鏖战8个年头。期间，多名官兵罹患高原疾病，3营原教导员刘克勇等4名官兵把生命献给了这里。工期最紧张的那年，刘克勇在身患胃癌的情况下，藏起诊断书带着队伍上了山。看到很多战士初上高原，由于高原反应吃不下饭，刘克勇便组织官兵进行吃馒头比赛。官兵没有想到，让他们把吃饭当任务的教导员，有一天会连一碗粥也喝不下去，最终倒在施工现场。

## 一碗小米粥

■李光瑞 本报特约记者 李江

“施工任务完成时，请你们敲响机械车辆，让我再听一听那熟悉的声音。”舞台上，处于生命最后时刻的刘克勇，躺在病床上，缓缓推开那碗小米粥，拉着老班长的手说。

“我们是钢铁工程兵，世界屋脊扬威名……”雄浑的团歌骤然响起，灯光从病床前移开，洒向另一侧的施工现场。舞台中央，扮演年轻刘克勇的队员戴着安全帽，脖子上搭着旧毛巾，正俯身在一张

摊开的图纸上。背景屏幕上，冰封雪山的画面转换为漫天风雪中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队员们迅速变换队形：有的半蹲着身体，双臂奋力抡锤；有的四人一组，抬着沉重的钢板……

“嘿——哟！扛起来哟！”  
“嘿——哟！站稳了哟！”

施工队伍铿锵的号子，与机械的轰鸣声、风雪声交织在一起，撞击着礼堂的四壁。台下，官兵不知不觉攥紧了拳头，屏着呼吸，仿佛自己正置身于那片风雪工地，肩头也压着同样的分量。

灯光骤然熄灭，紧接着新一轮红日缓缓跃上背景屏幕。工程竣工了，浑身泥泞的官兵随着再次亮起的灯光齐聚舞台。他们怀抱团队荣誉集体一等功的通令，整齐列队，伴着机车令人血脉偾张的轰鸣，向着刘克勇牺牲的方向，含泪敬礼。



有那么一个时刻，他听到一声风中的轻唤。那轻唤既熟悉又遥远，带给他深深的心灵震撼——

### 作家走军营

越野车轰鸣着停在连部的旗杆旁。在两束灯柱里，能看到雪幕中远处群山的轮廓。野外已是零下30摄氏度了。下车前，我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接我去哨所的战友也穿着圆鼓鼓的军大衣，棉绒帽下的嘴巴鼻孔冒着股股热气。

他叫衣永进，重庆人，是这个边防连的文艺骨干。“到边防多久了？”到哨所需要徒步通过一段河谷，我们边走边聊。

“从新兵就在这儿，7个年头了！”他一边走一边跺脚，使劲把大衣毛领上积着的一撮雪震落。

风雪中的河谷，一片空旷，愈发显得寂寥。我们走得费力，军靴踩在厚厚的积雪上，有节奏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走一段路后，我停下来，抬头望去，夜空中繁密的星星仿佛无数只手在若隐若现地推动。“下雨出太阳，落雪看星星”，气候的无常恰是边防生活的常态。

从河谷爬到山的垭口，就是我们去要的哨所了。大步向前的衣永进突然停了下来。我以为他嫌我走得慢，刚要说话，却被他“嘘”了一声。我以为出现什么情况，瞬时心中一紧。看他没动，我也屏住呼吸支起耳朵听。但这无垠荒凉的雪夜，只有那猛烈的山风前后后继地扑过来，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正纳闷着，衣永进转过身来。月光下，他略显神秘地说：“可以了，走吧。”

哨所的一层有两间宿舍，我和衣永进住同间的对面床铺。虽说我也常上高原，但仍有些反应，一夜睡不好，直到早上5点左右才恍惚入睡，醒来已9点。西部高原的9点相当于内地的7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我站起来看向窗外，风止雪停，金灿灿的阳光穿过窗玻璃打进来，照亮了大半个宿舍。耀眼的阳光下，我注意到墙角的一排石头。它们大小不同，颜色各异，有些还闪着彩虹般的光泽。顺着这排石头，我好奇地走进一个过门。隔壁是一间仅几平方米的工作间。衣永进正俯身，手握一支细笔，对一块巴掌大小的鹅卵石“精雕细琢”。我走近一看，石头上画着一朵云。原来，这些石头记录了他们的边关生活呀！

来之前，我就听说这个边防团的战地文化颇有特色。给大家搞座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衣永进。说到自己，他有些不好意思。他的父亲是重庆钢铁厂的工人，负责车床压模。经常看父亲在家做板件构图，他从小便爱上了画画。来到部队后，他常负责连队板报的美术设计，也会跟战友一起在巡逻途中，用油漆在巨石上描绘出国旗或者党旗。

就在衣永进到边防连半年的时间点，发生了那场毫无征兆的冲突。战斗中，兄弟单位的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几位战友牺牲了。那些天，他走过操场的荣誉墙，哪怕刻

## 听风的士兵

■王昆

意不去看那些战友的照片，眼泪也会难以遏制地涌出来。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战友们为四位英雄一直摆着祭台。祭台前，是大家从那片河滩带回来的鹅卵石。那一天，他站在祭台前，滚烫的泪珠滴落下来，晕染开一片赭红色的形状。他拿起一块石头，握在手心，走到一处高高的山岗上。那时起，他心中有了一种无法平静之感。那是一种倾诉的渴望，有着风一样的语言。

有那么一个时刻，他听到一声风中的轻唤。那轻唤既熟悉又遥远，带给他深深的心灵震撼。冲突爆发时，他也在现场。他觉得，这声轻唤正来自于自己，于是立即返回宿舍，找出了自己的画笔。

很快，那些冰冷的石头开始积聚起温度——朝阳初升的山谷中，陈红军眼含微笑，沉浸在黎明的静寂中；鹅卵石上，蔚蓝天空下面，笔直站立的陈祥榕目光如炬，眺望着远方；山路迢迢的画面里，肖思远目光深邃，仿佛在寻觅着什么；哨所的旗杆处，王焯冉微微仰着头，眼神清澈而坚定……

第一组石头画完成后，战友们一个个爱不释手，在这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渐渐地，登门求“画”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那些退伍的老兵，那些前出任务的战友，常常把选中的边防石交给他。

“我要像这边关的石头，不惧寒风。”

“如果我牺牲在这里，请把我在这一块石头上寄给我的妈妈。”

“我要一个金色的雪山，让它照亮……”

就这样，从早到晚，一天又一天；从春夏到秋冬，一年又一年。这些雪原边关的石头成为会说话、会走路的记忆，官兵的豪迈青春被一再画，广为流传。

说话时，衣永进活动了一下手腕的关节。由于长期画画，他右手食指和中指第一个关节都变得向外突出。可以想象，在这些石头上画下的每一笔，都要屏息聚气、用心用力。我问他一直这样画下去，是否太累了。他说：“当然会累，但每当要放弃时，我就会到旷野里，去听那些风声，又会满身力量。”他这样说，我马上提起昨晚哑口上他那个“嘘”声，问他是否因为那些可爱的战友？他笑了笑说：“不只是他们，在我们边防，官兵要能听懂暴风雪中的讯息……”



姜晨绘